

女性和童話

女性和童話

著 歌德·原德

譯 胡仲持

智源書局印行

前記

歌德誕生三百年紀念快到了。他是近代文學的開山祖。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全世界最優秀的一切作家和批評家都不得不承認自己直接或間接地是他的弟子。他的作品的影响非常普遍而深刻。中國新文學的生長對於歌德是有不小的感恩的。他的三大傑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以及「赫爾曼和賽樂絲」，郭沫若先生都給我們介紹過來了。多少的文學青年從這些中譯本不斷地汲取着靈感呵！而且我們大家已經明白，文藝是一種用文字把現實生活本身結晶起來的藝術，對於社會的進化，有着極其重要的推動的意義。因此，我們用尊重的口吻把一切獨創性的文學作品叫做「創作」。這一個近代的文學概念，實在是歌德所啓發的。

我們生長在今日的世界，似乎離歌德時代已經很遠了。但是讀起他的作品來，卻還覺得非常新鮮而生動。因為他不但是天才磅礴的大詩人，而且是追求宇宙真理的大思想家。他的心靈接觸到人類精神的本質，和無限的未來聯繫着。他彷彿是人類社會的一切

矛盾和一切問題的解釋者。他又彷彿是社會進化的預言者。誰能否認：『浮士德』所探討的正是當前我們在現實生活上所面對的一切問題？誰能否認：歌德在這部傑作裏所提供的『人生的目的是在不斷的創作的努力』這一個簡單的真理，正是今天最正確的對於我們的生活指導呢？

這里所譯的兩個短篇，雖都是二百餘年前的作品，在我看來，也同『浮士德』一樣，到今天還非常新鮮。童話『帶燈的人』顯然是根據了一個民間故事加工寫成的。其中青龍架橋那樣的神話和中國同類的民間故事，很有近似的情調。主人公是一個農夫，他帶了一盞具有魔力的燈克服種種的困難，演出政治的奇蹟來。這僅僅是一種幻想的虛構麼？不！這實在是人類歷史的寓言。任何一個換朝代的革命鬥爭，都可以說是農民帶燈引路的。在當前遍世界的民主革命的鬥爭中間，事實也顯得如此。

『女性和童話』探討着文藝問題和婦女問題。作者借夏季俱樂部會員們的種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把這些問題辨証一番。一切庸俗淺薄的文藝觀和婦女觀，在這里受到盡情的揶揄了。

這兩篇作品篇幅雖短，意味卻很深長。我們要向歌德學習，從這一類短篇入手，我想是適當的，因此趁歌德三百年紀念的機會把這兩篇翻譯出來，奉獻於中國的文藝青年。

譯者 一九四八年六月

女性和童話 (好婦女)

在夏季俱樂部慣常集會的花園裏，漢里泰和阿米陀洛踱來踱去已經好些時了。他們一向總比別的會員們到得早，因為他們賞味着最溫暖的相互的交際，他們純潔的友情又培養着一個快樂的希望，就是他們不久要在不變的愛情的約束裏結合起來了。

天性活潑的漢里泰一看到她的朋友阿密畧從遠處走向這夏季館來，她就跑過去歡迎她。

阿密畧早就坐定在前房間的一張桌子邊，那兒陳列着報紙、雜誌，和其他新出的出版物。

她有着閒或消度幾個下午，在這房間裏閱讀的習慣，並不注意來來去去的人們，也就是說，並不因骰子的沙啦啦響或是賭桌上流行着的高聲談話而覺得煩擾。除非爲了合理的談話的目的她是不大講話的。

漢里泰，恰正相反，有着容易滿意的性情，並不這麼節省着話語，老是準備好一套

賞贊的詞句在口邊。

不一會就有第三個人——我們應當叫他辛克萊——參加了他們的一羣。

『你帶什麼新聞來？』漢里泰等他走了攏來，向他嚷道。

『你們是猜不着的，』辛克萊打開手提包來回答道。『即使我告訴你們，我帶來給你們看的是一些要給今年「婦女手冊」用的圖版，你們也難猜得着其中的描畫的題材；但是等我告訴你們，這一套十二幅圖片所表現的是年青的女人們——』

『的確！』漢里泰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知道，你並不想考驗我們的見識。如果我的想法沒有錯罷，你尋着開心呵；因為你知道我怎樣喜愛着打啞謎和猜測我的朋友們的隱語。十二個年青女人，你說；——性格的速寫罷，我想；一些冒險，一些場面，或是打擊着女性的榮譽的別的什麼事。』

辛克萊默默地微笑了，同時阿密畧沉着地看住他。接着用一種非常適合她的性情的微妙的諷刺調子說道：『如果我真的看透了他的臉色，他有一種我們不會十分贊成的東西要拿出來了。男人們最喜愛尋覓的就是一種似乎會使我們變得可笑的东西。』

辛克萊說道：「你愈來愈嚴肅了，阿密畧，你簡直諷刺起來。我不敢打開我的小包兒來。」

漢里泰說道：「哦！拿出來，」

辛克萊說道：「這些是漫畫。」

漢里泰說道：「我喜歡各式各樣的漫畫。」

辛克萊說道：「缺德的女人們的速寫。」

漢里泰說道：「那更好了；我們並不屬於那一類。她們的畫像，同她們的社會一樣，不會給予我們一些愉快的。」

辛克萊說道：「我可以拿出來大家看麼？」

漢里泰說道：「當即拿出來。」

這麼說着，她從她的手套了手提包，拿出畫片來，把其中六張攤在桌子上，匆匆地瞥過了，於是好像洗一副紙牌，把那些畫片胡亂地疊攏來。『出色！』她說道，『這些是切貼實生活的。譬如，這一個，拿一撮鼻烟到鼻子邊，活像S夫人的肖像——她是我

們今天會遇到的；這個帶着貓的老太太並不是不像我的姑婆；——那個拿線團的人物好像我們的老女帽商。我們給這些醜陋的人物每個都找得出根源來，甚至男人們中間，我有些地方也看見過駝背的老傢伙，恰正像那幅畫；和那個拿綫的人物也是相似的。這些畫片都描得出色，十分有趣。」

阿密畧對那些畫粗畧地看了一會，當即收回了她的眼光，探究它們怎麼會類似這樣的種種的道理。「一種醜相好像別一種醜相，猶如美的總類似着美的。我們的精神自然而然地被美的吸引着，照同樣的程度，被醜的排斥着。」

辛克萊說道：「但是我們的幻想和我們的機智卻在醜的中間比在美的中間發見更多的興趣。從前者中間可以造出多多的東西，從後者中間却什麼都造不出來。」

「但是美使我們上進，醜使我們退步，」阿米陀洛說道，他本是從他那窗口的位置，默默地留意着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情形的。那時候他並不走向那桌子，却轉進隔壁的房間裏。

一切俱樂部都有其特殊的時代。各種會員的各對各的關心，以及他們共同的友誼的

和諧有着流變的特性。我們所講的俱樂部現在已經到了它的頂點。會員們大部分是文雅的人們，至少可以說是風度沉着的人們；他們相互地認識着彼此的價值，讓一切庸碌的發見自己的水準。每個人找求着自己個人的興趣，一般的會談往往有着吸引注意的性質。

這時候，名叫萊頓的一個紳士同着他的妻到了。他是見過不小的世面的人，起初從他的商業經營，後來則從政治事情；而且他是有趣的伙伴，不過在複雜的社會中間，他主要是因他那玩紙牌的才能而出名的。他的妻是有才德的婦人，和善忠實，受着她丈夫的信任和尊重。她覺得幸福的是她現在能够任意耽溺於她那追求快樂的趣味了。她在家沒有伴侶是住不慣的，她便在遊玩和浪漫中間找求家庭享樂的唯一刺戟。

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讀者當作到這俱樂部去的參觀者，我們應當十分體己地趕緊給他們介紹我們這個新社會。一個詩人把他的人物們的行動描述出來，也就活現了那些人物；我們應當採取較短的路徑，用速寫來引導我們的讀者們趕快到那些場景。

萊頓走近那桌子，看一看畫片。

「關於漫畫的」漢里泰說道，「一場討論引起了。你站在那一方面？我是這些畫的一個贊成人，我要究問一下：一切漫畫可是都不具有一種無可抵抗的吸引力的麼？」

阿密畧說道：『那麼一切邪惡的毀謗，要是所關的是局外人，可不是也具有不可思議的魅力的麼？』

漢里泰說道：『但是這一類的素描可不是產生了無可消除的印象麼？』

阿密畧說道：『這恰正是我所以非難它的理由。對於不合意的東西的無可消除的印象不恰正是那麼恒久地伴隨着我們的生活，而且破壞着我們最大的享樂的那一種邪惡麼？』

漢里泰說道：『萊頓，請你給我們發表些意見罷。』

萊頓說道：『我提議停止辯論。幹麼我們的圖畫應當好過了我們自身呢？我們的天性似乎有着不能分立的兩方面。光明和黑暗，善和惡，高度和深度，德行和罪行，以及一千種不平等地分布着的別的矛盾，似乎構成了人性的種種組成份：因此一個藝術家畫着光明美麗而且可愛的天使的，在另一方面畫出黑暗醜陋而且可憎的魔鬼來，我怎麼可

以責備他呢？」

阿密畧說道，『如果漫畫家們沒有把屬於別的範圍的問題拉進他們的領域里，這樣的辦法是不能反對的。』

萊頓說道，『我原也認為你的話是完全對的。但是單只把美的東西作為自己的領域的藝術家們對於恰正並不屬於他們的東西，也是相宜的。』

阿密畧說道，『但是對於譏笑着名人們肖像的漫畫家們，我卻有些忍耐不住。我儘管算是有見識的，還是想不通畢德這位大人物單只是一把塌鼻子的掃帚，而許多方面有着可敬的性情的福克斯呢，單只是槽邊就食的豬。』

漢里泰說道：『這正是我的意見。這等性質的漫畫造成了無可消除的印象。我不能否認：它往往供給着一種消遣，足以喚起對他們的回憶來，而且把它們甚至扭纏成更壞的畸形。』

辛克萊說道，『但是，諸位女士呵，讓我們暫時丟開了這場討論，來考慮我們的畫片罷。』

萊頓說道：「我覺得一種對狗羣的喜愛在這里用不很賞識的態度描畫着。」

阿密畧說道：「這我沒有什麼反對，因為我厭惡着這樣的動物。」

辛克萊說道：「起先是漫畫的敵人，接着對狗類不友誼起來了。」

阿密畧說道：「幹麼不應如此呢？對於人們的描畫，要這樣的狗幹麼？」

萊頓說道：「你大約該記得某一旅行家怎樣敘述着格拉志城罷，「這地方滿是狗和半白痴的啞吧。」這麼多吠叫着的沒知識的動物的慣常光景應當在人類方面發生一種效果，這不也可以說是可能的事麼？」

辛克萊說道：「我們對動物的迷戀使我們的熱情和愛情惡化了。」

阿密畧說道：「但是如果我們的理性，依照一般的說法，有時能够靜止着，那麼當着狗們的面，它一定也可以靜止。」

辛克萊說道：「幸而我們這一夥中間，除卻萊頓夫人，沒有一個是關顧着狗的。她最喜愛着她那隻美麗的獵犬。」

萊頓說道：「就是那隻動物，在她丈夫看來是特別親愛而且珍貴的。」

萊頓夫人從好些距離，用玩弄的威脅姿態把她的指頭擎到她的嘴脣邊。

萊頓說道：「我是知道，這等動物使我們的愛情從合法的對象分隔的證據的。我的親愛的孩子呵，（向他的妻）我可以敘述一番我們的小故事麼？我們用不着對這害羞的。」

萊頓夫人用友誼的點頭表示了她的同意，於是他開始陳述了。

「我們彼此相愛，在我們沒有好好兒考慮過支持家業的可能性之前，我們就訂婚了。」

「後來好的希望剛剛出現，不料我被迫得要遠行了，這是簡直要拖長到超出我所願望的期限的。出發時候，我忘記了我那心愛的獵犬。它一向時常陪着我到我的未婚妻家里去，有時候同着我回來，間或也就剩落了。」

「於是它變成了她的財產，它是知趣的伴侶，使她想到我的回來。這動物在家里供給着多樣的消遣，在我們先前時常一同走過的游散地。它似乎老是我尋我，每從林子中間跳出來，就嘩嘩叫幾聲，彷彿通知我似的。」

「我這心愛的小美泰這樣地幻想着我的當真在場，自己消遣了不少日子，直到我早所巴望的應當回來的時候。我的遠行期間又復不分明地拖長下去，那隻可憐的動物傷心得死了。」

萊頓夫人說道，「正是這樣，親愛的丈夫！你的說故事是津津有味。」

萊頓說道，「我的親愛的，如果你覺得適當，你儘可以打斷我的話。」

「我的朋友的家現在似乎冷落了；她的散步已經失掉了一切的興味；她的心愛的狗，當她寫信給我的時候，老是在她身邊的，已經變成了實生活上的需要，她的通信現在是不繼續了。」

「但是她卻從一個漂亮少年的陪伴得到了一些安慰，那少年表示了一種掛念，要在這裏，在遊散場上，給她那先前的四脚伴侶的空缺補充一下。」

「但是且不要擴大這個問題，讓我遑着草率判斷的老毛病罷，我可以說一句，問題開始露出有些危險的樣兒來了。」

萊頓夫人說道：「我應當讓你繼續下去。一個十分真實毫不誇張的故事是很少動聽

的。」

萊頓說道：『我們的大家的一個朋友，熟悉着人情世故的精明的人，在我出行之後還是住居在我的愛友附近。他常常到她的家去，用掛念的神情觀察着她所經歷的變化。他秘密地做成了他的計畫，一天訪問她，帶着一隻恰正像我那隻的獵犬。他送他的禮物來的時候所說的那一番親切得體的話語，那一種似乎從墳墓爬起來的心愛物的意外的出現，她那柔弱的心一見這光景所感到的默默的懷喪都在她心頭喚起活生生的對我的回憶來。我的年青的接替者于是在儘可能最客氣的態度之下辭別了，那女子便留下新的愛狗來，做她恒久的伴侶。』

『當我回來抱住我的愛人的時候，我以為那獵犬是我自己的，見他好像對着陌生人一般對着我吠叫，一點兒也不詭異。我心里想，現今的狗們，比起古典時代的來，記憶的忠實程度差得遠了；我說，攸力西斯是在離家多年之後，被他的狗回憶到的，至于我的狗呢，在好短的時間里，已經忘掉了我呵。』

『但是他卻還好好兒照顧着你的萊內洛普，』她回答道，同時應許着要把她這神